

臘月二十七傍晚，巷口那家老字號的火鍋蒸氣氤氳，把玻璃窗熏得霧氣濛濛的。我們一大家子圍著那張磨得發亮的圓桌，銅鍋咕嘟咕嘟地滾著紅油，可我盯著手機裏彈出的視頻通話請求，心裏像被甚麼東西揪得緊緊的。

「快吃呀，小傑，你最愛吃的毛肚剛上桌呢！」奶奶往我碗裏夾了一大筷子，渾濁的眼睛笑成了月牙。爺爺正把一瓶茅台往爸爸面前推，「難得過年聚餐，喝一杯！」姑姑忙著給小堂弟擦嘴，堂弟手裏的玩具車在地板上「嗚嗚」地跑。熱氣、香氣、笑聲，把這個老火鍋店填得滿滿當當，可我指尖卻在手機屏幕上猶豫了，視頻那頭，是遠在國外的小姨，她原定今年回來過年，卻因為航班出了問題，只能對著屏幕看我們吃團圓飯。

接通視頻的瞬間，小姨的臉出現在手機屏幕上，她身後是空空蕩蕩的公寓，只有一盞落地燈亮著。「小傑！爺爺奶奶！」她的聲音帶著笑，可我看見她眼角泛紅。「小姨，你看我們的火鍋！」我把手機舉高，讓她看銅鍋裏翻騰的鴨腸，看奶奶新燙的羊絨衫，看堂弟糊了一臉的芝麻醬。她笑著說：「真熱鬧。」，可笑容裏的落寞，像鍋裏的冰塊，悄悄融及流入在我心裏。

爸爸舉起酒杯：「來，我們敬小姨一杯！雖然她不在身邊，但心在一起！」大家紛紛舉杯，手機屏幕裏的小姨也舉著一個空酒杯，嘴唇動著，聲音卻被火鍋的喧鬧和網絡延遲卡得斷斷續續。我突然覺得鼻子發酸，這桌團圓飯，明明是最熱鬧最溫馨的時刻，卻因為一個屏幕的距離，變得這麼不一樣。

吃到一半，小堂弟搖搖晃晃地跑到我身邊，把一顆糖塞到我手裏：「哥哥，給你吃。」我捏著那顆包裝紙都快被他捏皺的糖，突然想起小時候，小姨每次從國外回來，都會給我帶一大包進口糖果，她總說：「小杰要像糖果一樣甜。」那時候的團圓飯，是一家人擠在老房子裏，小姨會給我們講外國的趣事，爺爺會哼著老調子，奶奶在廚房忙得團團轉……

「小姨，明年……明年你一定能回來的。」我對著屏幕，聲音有點哽咽。她用力點頭，眼眶更紅了，並用肯定的語氣說：「一定，一定，便不捨地掛斷了視頻。」掛了視頻，銅鍋還在沸騰，毛肚還在冒著熱氣，可我心裏像是打翻了五味瓶。為這難得的團聚感到溫暖，為小姨的缺席感到遺憾，為家人之間跨越山海的牽掛感到動容，又為這疫情下聚散無常的日子感到無奈。

奶奶給我夾了塊羊肉：「快吃，涼了就不好吃了。」我把羊肉放進嘴裏，燙得舌尖發麻，可那股暖意，卻慢慢從胃裏升起來。是啊，不管相隔多遠，不管這頓飯裏藏著多少遺憾和牽掛，只要家人的心還緊緊連在一起，這百感交集的滋味，終究是甜多於苦的。

窗外的鞭炮聲零星地響起來，火鍋的香氣瀰漫在每個角落。我知道，這場聚餐的滋味，會像銅鍋裏的湯底一樣，在記憶裏熬很久很久，每一次回味，都是百感交集，卻又溫暖至極。